

现当代思潮

再论海德格的存在之“无” 与佛教的缘起性空^{*}

——兼与张志伟教授商榷

李革新/文

提 要: 海德格尔哲学和佛教哲学具有一定的相似处。海德格尔哲学把存在解释为显隐二重性。存在是“使……显现”，但是自身不显现。存在只能以间接的方式例如此在的领会、时间、语言、历史等来显现。缘起性空是佛教的核心思想。缘起是显现，性空是不显现的。本文重点分析了小乘佛教的十二缘起论、大乘中观宗和如来藏系的缘起性空论。最后，本文对两者的异同进行了分析。海德格尔哲学和佛教哲学的相似性只是术语上的，两者在实质性的性质和目的方面是不同的。佛教是一种人生哲学，追求的是人生的完善和幸福。海德格尔哲学则是一种政治历史文化哲学，其目的是克服现代性的弊端，为欧洲找到新的出路。

关键词: 海德格尔; 佛教; 存在; 缘起性空

中图分类号: B516.56

文献标识码: A

张志伟教授的《存在之“无”与缘起性空——海德格尔思想与佛教的“共鸣”》一文对海德格的存在哲学和佛教的缘起性空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比较。他认为在海德格尔哲学和佛教哲学之间有一种“共鸣”，两者都是为了应对虚无主义的挑战而出现的。

海德格尔哲学是为了应对形而上学的常见和虚无主义的断见。佛教是为了应对婆罗门教的常见和顺世外道的断见。张教授也敏锐地看到两者的差异。海德格尔哲学并不是佛教的，而恰恰是“佛教的反面”。两者的最大区别是方向性的，即海德格尔哲学仍然在“我执”的范围，而佛教的目的则是破除“我执”。^①

该文是非常有启发性的。本人觉得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讨论，尝试就这个方面继续

^{*} 本文系同济大学“欧洲研究”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欧洲思想文化与中欧文明交流互鉴”子项目资助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① 张志伟 《存在之“无”与缘起性空——海德格尔思想与佛教的“共鸣”》，《世界哲学》2019年第1期。

进行探讨。当前是东西文化交流汇通的大时代，在这种交流汇通中，我们既需要深入反思西方哲学，也需要深入反思中国哲学，谋求创造更好的价值和文化的。

一、存在之“无”

海德格尔毕生以存在问题为基本问题。存在（sein）问题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在传统形而上学看来，存在乃是现象背后的超感性的本体或实体，是变中的不变者。对存在或者实体的认识是绝对的必然的真理性知识。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没有真正把握存在。形而上学用研究存在者的方式研究存在，把存在等同于存在者，整个西方形而上学都是“存在的遗忘”。他认为只有用现象学的方法才能把握存在问题。

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的显隐二重性的观点，即存在是“使……显现”，但是存在不显现。这种二重性和“存在论差异”是一致的。即存在和存在者是不同的，存在者是显现者，存在并不显现，但是存在使存在者显现。存在在使存在者显现之际，自身隐匿而不显现。换言之，存在是以隐匿的方式显现自身。如果存在者是“有”，那么存在就是“无”（das Nichts）。存在者的显现是感性直观的方式，而存在的显现不能是感性直观的方式。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其它方式间接地把握存在的显现。

早期海德格尔认为，此在（Dasein）是存在的显现者。存在通过此在的追问而显现自身。此在本质上就是在“此”（Da）的存在。“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①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和存在（是）打交道，如天是蓝的，风在吹，我是快乐的等等。人的此在始终活动于对存在的领会中，存在在此在的领会中显现。

海德格尔认为时间也是存在的显现方式之一。一般理解的时间是流俗的时间观，时间被看作是存在者，遮蔽存在的显现。而原始而本真的时间是时间性，时间性的本质就是“绽出”（Ekstase）。绽出就是显现。时间性使事物显现。此在在生存论上是时间性的，时间性组建着此在的存在。因此，存在在此在的时间性中显现。

在《时间与存在》中，海德格尔则直接从时间本身揭示存在的显现。他认为时间即到时。到时就是涌现、显现。因此，从时间与存在的关系看，时间之到时组建着存在之显现，存在之澄明则通过时间之到时而实现。

海德格尔还认为存在通过语言显现自身。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此在作为在世总是展开自身的存在，此在之展开状态是由现身、领会和话语构成的。话语（Rede）是与领会、现身同样原始的生存论环节。他指出，逻各斯（Logos）的原初含义是把言谈所及的东西公开出来，让人看见。如果存在者能够从其遮蔽状态中显示出来，它必须被命名，被谈及，否则它便只能将自身保持在遮蔽状态中。

在后期，海德格尔直接把语言和存在联系起来。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他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本质不是人的内心体验的表达，而是“本质的语言”。本质的语言就是道说（Sage）。道说的基本含义就是显示、显现。一切存在者包括人都活动在道说之显示中。道说作为显示或澄明贯穿于一切在场者之在场和不在场者之不在场中。

海德格尔还认为，存在通过历史的天命而显现。历史因存在的天命而成其本质。他认为

^①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第32页。

西方的形而上学史就是存在的遗忘史。在前苏格拉底的阿那克西曼德、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等古希腊哲学中，存在是无蔽显现的。这是存在历史的第一个开端。随着存在被柏拉图阐释为理念，存在开始从其源始开端处脱落，这一脱落被他称为“无蔽境界之瓦解”。在海德格尔那里，西方形而上学历史就是认识存在同时也遗忘存在的历史，历史就表现为存在本身展现和隐匿自身的历史。

当然，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之被遗忘，有自身的原因。即存在本身是隐匿者和遮蔽者。存在到处都在，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事物是存在本身，所以我们找不到存在。在后期，海德格尔更强调存在的隐匿性。他提出了本有（Erteignis）的概念来说明存在的隐匿性。本有的根本特点就是自行遮蔽和隐匿。本有就是作为拒绝的遮蔽，作为遮蔽的非真理，就是首先遮蔽自身的“神秘”（Geheimnis）。因此，存在或者本有是神秘的不可知的。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揭示了存在的显隐二重性。一方面强调存在本身的遮蔽隐匿和不可知性，另一方面强调存在以时间、语言、艺术、技术、真理、历史等间接方式的显示。存在既是无蔽、澄明，又是遮蔽、隐匿。或者说，存在是有所遮蔽的澄明，有所隐匿的无蔽，是既澄明着又遮蔽着的在场。^① 存在具有既澄明又遮蔽的二重性特点。

二、缘起性空

缘起性空的思想是佛教哲学的核心。其基本观点是“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中阿含经》中说“阿难！我为汝说因缘起及因缘起所生法。若有此则有彼，若无此则无彼，若生此则生彼，若灭此则灭彼。”^② 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独立的不变的事物，一切事物都处于相互联系的关系中。

所谓缘起是指一切事物都不是凭空而有，不是被创造的，不是独立存在的，不是永恒不变的，必须依靠种种条件和合才能存在。一旦组成的因缘散失，事物也就消失。

所谓性空就是指，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所以它们都是假有，本性是空的。缘起性空论所阐述的就是事物之间的因、缘、果的关系。因、缘、果三者是相依相待而存在。佛教的各派别均以缘起性空论作为理论核心，主要有“业感缘起”“赖耶缘起”“真如缘起”“法界缘起”等学说。

下面，我们依据佛陀“三转法轮”来分析缘起性空的含义。

在一转法轮中，佛陀主要宣说了苦集灭道的四圣谛。其中的缘起论主要是“十二缘起”。十二缘起主要是说明痛苦产生的原因。阐释十二缘起的理论就是集谛。十二缘起分为老死、生、有、取、爱、受、触、六入、名色、识、行和无明。其基本关系是“前前为因，后后为果”的关系。

佛教认为十二缘起构成生命的轮回的根本。其根本动力来自于无明。无明就是对四圣谛的无知，特别是对无我的真相的无知。我们认为有实有的世界和自我，于是产生了贪、嗔、痴等“三毒”。三种烦恼推动我们去造作各种恶业，这些恶业则推动我们不断轮回，永无尽头。

^① 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存在是指存在者，被感知也是指感性认识，和“存在即隐匿着的显现”不同。

^② 《中阿含经》，《大正藏》第1册，说处经，第562页。

只有打破这个循环，我们才能脱离轮回，获得安乐。为此，佛教重点破除对“我”的执着。通过对色、受、想、行、识等五蕴的分析，佛教指出，实有的常一、自在的“我”是不存在的。“我”是五蕴的假合。生死的轮回只是五蕴的轮回流转。

《俱舍论》中说“无我唯诸蕴，烦恼业所为，由中有相续，入胎如灯焰，如引次第增，相续由惑业，更趣于余世，故有轮无初。”^①如果我们认识到无我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可以断除爱、取和有，从而打破十二缘起，超出轮回，趣入涅槃。在小乘佛教中，性空主要是指人无我。

在二转法轮中，龙树中观哲学把性空发展为空性。空性包含了人无我和法无我两个方面，大大扩展了小乘佛教的性空的观点。空性的含义就是“无自性空”。基本观点就是“一切法空”。空性和缘起是不可分的。因为存在空性，所以一切世间出世间法皆悉成就。如果不存在空性，则一切法皆不成就。

龙树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缘起来讨论空性。他首先破“四生因”。“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②一般认为事物由四种方式产生，即自生、他生、共生和无因生。四种产生方式都是错误的，都产生无义生和无穷生的过失。

龙树还破“四缘”。一般认为事物的产生需要四种缘，即因缘、次第缘、所缘缘和增上缘。龙树认为这四种缘也是不存在的。如果缘中先有果，那么缘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果已经存在了。如果缘中没有果，那么既然没有果，也不可能因和缘。通过对四因和四缘的遮破，龙树建立了无生（即空性）的正见。当然，这种空性智慧不是破除显现本身，而是对显现的执着。

但是对“一切法空”的肯定容易堕入“断灭空”，所以龙树强调“空亦复空。”即我们对空性也不可执着，如果我们执着于空性，那是非常错误的。所谓“宁可执有如须弥山，不可落空如芥子许。”因此，空性正见的真实含义是远离有无、常断的中道观。

《中论》一开头就是提出“八不中道观”。八不中道是从事物的存在、时间、空间和运动四个角度进行阐释。生灭表达事物的存在和非存在。常断表达事物的连续性和间断性。一异表达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来出表达事物的运动状态。

这种中道观的空性的含义是“远离四边八戏”。“四边”就是认为世间是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等四种边见。“八戏”是指执诸法有生、灭、去、来、一、异、断、常等八种迷见。一切理论只要落入“四边八戏”，就是戏论。

龙树通过这种遮诠的方式，否定这些戏论，而表达中道或者空性的实相。因此，我们应该结合空、假、中的中道观来理解大乘佛教的空性观的意义。我们不要在显现的现象之外去寻找空性，显现当下就是空性。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游舞。

在三转法轮中，缘起性空和如来藏思想结合起来。如来藏思想是一切佛经的总体密意。即使不是正面阐释如来藏的经典也都以如来藏为密意。^③从这个意义看，空性、无生、无性

① 《俱舍论》，《大正藏》第29册，第47页。

② 《中论》，《大正藏》第30册，第2页。

③ 如来藏思想构成了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汉传佛教的基础。华严宗的“法界缘起”，天台宗的“一心三观”，禅宗的“明心见性”等无不是建立在如来藏思想上的。如果否定了如来藏思想，就等于否定了两千年的汉传佛教，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脱离如来藏思想来理解缘起性空。

是如来藏的“法异门”(别名)。吕澂先生指出“如来藏义,非楞伽独创,自佛说法以来,无处不说,无经不载,但以异门立说,所谓空、无生、无二,以及无自性相,如是等名,与如来藏义原无差别。”^①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如来藏呢?按照谈锡永先生在《佛典密意系列》的“总序”中的说法,如来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把阿赖耶识定义为杂染的心性,把如来藏定义为清净的心性。心识受到杂染就成为阿赖耶识,心识清净无染就是如来藏。第二个层次是心性本来清净,由于受到客尘所染,成为虚妄分别心,这本净而受染的心性就是如来藏藏识,本来清净光明的心性是如来藏智境,也可以称为佛性。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佛性,所以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第三个层次,如来藏智境是一切诸佛的内自证智境界,并不是一种本体存在。

《入楞伽经》中说“一切识自性习气,及藏识、意、意识见习转已,我及诸佛说名涅槃,即是诸法性空境界。复次,大慧!涅槃者,自证圣智所行境界,远离断常及以有无。”^②这种智境可以称为如来法身。如来法身或者智境是不显现、不可见的,但是可以凭借识境显现。这种藉识境而成显现的佛内自证智境便称为如来藏。在这意义上,如来藏就是“智识双运”。换言之,智境和空性是同一个层面,识境和缘起则是同一个层面。^③

综上所述,缘起性空是佛教的核心思想。缘起侧重于显现的方面,性空侧重于隐匿的方面。缘起属于世俗谛,性空则属于胜义谛。缘起和性空就类似于手心和手背的关系,两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佛教强调闻思修,其目标就是证悟空性。空性对于凡夫是隐匿的,因为凡夫被贪嗔痴所遮蔽。如果我们通过各种方法消除了贪嗔痴,我们就可以证悟空性。

三、两者之异同

在我们对两者观点有所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分析其同一和差异。

两者最大的相同之处就在于都提出了显现和隐匿的二重性的问题。海德格尔提出“存在论差异”,把存在解释为显隐二重性。存在是“使……显现”,但存在本身并不显现。存在者是显现者,依赖存在而得以显现。存在者是显现的层次,是“有”;存在是隐匿的层次,是“无”。

同样,在佛教的缘起性空论中,缘起相当于现象和显现,性空相当于“使……显现”。缘起对应于存在者层面,性空对应于存在的层面。没有性空,就没有缘起。没有缘起,也没有性空。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所谓“真空生妙有”。

其次,海德格尔哲学和佛教哲学都反对实体主义。他们都致力于认识现象背后的实相,反对片面的现象主义或者实证主义。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传统形而上学把存在理解为永恒不变的实体,并且以认识存在者的方式认识存在,是错误的。只有把存在理解现象学意义上的显隐二重性,才是对存在的真实认识。

同样,佛教批判大自在天、神我等造物主的观念,也反对一切实体观念。在缘起法中,一切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没有任何永恒不变、自在永在的实体。作为自因、第一因的非

① 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二,齐鲁书社,1991,第1261页。

② 《大乘入楞伽经》第3卷,《大正藏》第16册,第602页。

③ 谈锡永《〈如来藏经〉密意》,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第5—6页。

因缘所生的实体是不存在的。如果存在这种实体，那么整个世界都不可能存在。

由上可知，两者确实有相似处。但是我们不能被这种相似处所迷惑，这种相似处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并不是实质性的。两者的区别犹如云泥之别。

第一，从存在者和缘起的方面看，存在者的显现和缘起不是一回事。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存在者是显现者。存在者的显现是依据此在的生存论筹划而成的。一切存在者都是在世界中显现，世界是此在的生存论筹划的结果。同样，存在者的显现也是通过时间、语言、艺术、历史、技术等方式来实现的。这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时间性的语言性的。一切事物都是在时间中显现的，都打上了时间的标志。同样，一切事物也都是语言性的，都是在名言中显现的。脱离了时间或者语言的事物是不可能显现的。以此海德格尔表明，存在是超时间超语言的，存在也是隐匿的，是不可知的。

佛教的缘起也是“显现”，也是不离世界、时间、语言等因素而显现。但是佛教的缘起强调的是一切显现的事物都没有真实的自性存在。通过对缘起的认识而达到对性空的证悟。或者说，证悟缘起就是证悟空性。缘起的概念在不同宗派中有不同的含义。业感缘起是依十二缘起观而建立，认为众生的生死转回是由惑、业、苦而起。其中以业为因，以惑为缘，而造作身、语、意三方面恶业，召感未来生死的果报。

唯识宗的赖耶缘起认为阿赖耶识是一切有情之根本所依，一切现象皆由此识所摄持的种子所显现，所谓“种子起现行”。同时，现行法具有强盛的势用，刹那间熏习成为新种子，这就是“现行熏种子”。新种子储藏于阿赖耶识中，遇缘再起现行显现。

如来藏缘起以“真如之体”为因，以“因缘之用”为缘，而现生灭之相，显现万法。真如是一味平等、不生不灭的，但是与生灭和合，可以显现染净二门，即真如门和生灭门。由如来藏之净缘而出四圣，由如来藏之染缘而现六道。应该说，佛教的缘起论主要目的是破除众生对显现或者实有的执着。相反，海德格尔的显现观并不是佛教的缘起论。他并未否定存在者或者现象的真实性，也并不致力于反对人们对显现的执着。

第二，从存在之无和性空的方面看，存在之无与性空也不是一回事。存在之无并不是性空或者空性。存在之无强调的是存在的隐匿性或者不在场性。存在是“使……显现”，这似乎表明存在是一种“力量”(power)。存在使存在者显现是一种力量的表现。而且这种力量是没有真理性和目的性的，是完全盲目的力量。当海德格尔以生成或者变易的概念解释存在时，他最多接近佛教的无常观，而远远不是空性观。

佛教的空性是大平等性、大无为法、大光明。性空或者如来藏不是任何能动性的力量。空性是万物之间的最大的普遍性。但是空性并不是一种理论概念，而是一种实证的境界和实相。证悟空性就会获得无分别智。对于凡夫，空性是不显现的。凡夫被实有的执着所遮蔽，不能现见空性。对于圣者，空性则是显现的。当修行人的积资净障，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空性就能显现。证悟空性就是空性和缘起同时现见。

第三，两者最根本的差异是目的和性质的差异。佛教根本上是一种人生哲学，海德格尔哲学是一种政治—历史—文化的哲学。

佛教追求的是获得人生的终极的安乐与解脱。在《杂阿含经》和《中阿含经》中都记载“十四无记”，即佛陀对十四个和人生解脱无关的问题不予回答。如宇宙是常还是无常，宇宙是有边还是无边，生命与身是一还是异等问题。他比喻说，就像有人中了箭，最要紧的是把箭拔出来，医好伤口，而不是研究箭的材料，箭来自何方。同样，他认为一切有情都处

于生死轮回的危险波涛之中，首要的问题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而不是研究所谓宇宙等问题。

因此佛教根本上是一种人生哲学。所谓“勤修戒定慧，消灭贪嗔痴”。灭谛就是涅槃。涅槃是断灭一切烦恼习气的寂静妙乐的状态。小乘佛教的涅槃是成就阿罗汉的果位。大乘佛教的涅槃则是指成就佛果。成就佛果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自我的安乐，而是为了度化无边无际的众生。因此佛教的整个哲学思想不离人生的安乐与解脱。

海德格尔哲学并不是一种人生哲学，而是一种政治—历史—文化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目的是对现代性的克服和未来文明的展望。海德格尔重新研究存在问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兴趣，而是出于对现代性的批判。他认为现代性是一种堕落的文明。他所谓的虚无主义就是指现代文明。和尼采一样，虚无主义是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的一种“修辞”。所以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问题是和欧洲政治文化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不把海德格尔哲学和现代性联系起来，把海德格尔哲学看作是反现代性的大潮的一部分，那么我们是很难理解海德格尔哲学的。

综上所述，佛教是一个具备戒、定、慧三学，强调见、修、行、果的宗教和哲学的完整体系，其根本目的乃是人生的安乐和解脱。佛教的唯一目标就是对治烦恼，不对治烦恼的佛教只是“相似佛教”。佛教的一切理论都是和实修、实证相关的。如果我们脱离了实修来单纯研究佛教的理论，我们是不可能完全理解佛教的。

相反，海德格尔既不理解缘起，也不理解性空。他的存在论差异和缘起性空没有任何实质性关系。海德格尔的哲学有他自己的问题和思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应该把他的哲学思想放在整个欧洲的政治文化历史中来理解，如果脱离了语境，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他。

四、结语

我们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到，佛教哲学和海德格尔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它们的精神实质还是非常不同的。我们不能被一些语词上的相似性迷惑，而要认识到它们的精神实质的差异。只有同时认识到两者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我们才可以更好地理解各自的精神实质和意义所在。这是我们在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时要非常注意的。

当代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中西两种不同哲学传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借鉴。就本文而言，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佛教哲学理解海德格尔哲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海德格尔哲学理解佛教哲学。佛教哲学需要和西方哲学文化的对话，西方哲学文化也需要和东方哲学智慧的对话。在这种相互对话和碰撞中，不同哲学传统可以突破各自原有的文化思维定势，使得各自的传统和精神重新得到激活。这种激活状态可以为人类的新文化和新哲学而奠基。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毛竹)

An Analysis on the “Absoluteness” of Hegel’s Absolute Spirit

Ouyang Ying

As we all know, “absolute spirit” is Hegel’s core thought. However, what does “Das Absolute” in “absolute spirit” mean? In other words, how to understand “absoluteness” of “absolute spirit”? This is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needs careful analysis. With the help of Heidegger’s concept of “Einfalt” and Baudrillard’s concept of “Implos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new interpretation about this problem, and holds that Hegel presents to people an absolute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mplosion”, and maintains a parallel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with Kant’s philosophy with “openness”, which can further respond to the relevant debates in Chinese domestic studies since the 1980s and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both Hegel and Kant are needed”.

The Tradition of Homophily Analysi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al Phenomena in Indian Philosophy

Yao Weiqun

In ancient Indian philosophy there was a tradition of homophily analysis of human and natural phenomena. This tradition begins with the Vedic Upaniṣads, It was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y many schools of thought that later emerged. The puruṣa theory in Veda, The theory of Brahmātmaikyam and the theory of elements producing things in Upaniṣads, are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such analysis. The conditional causation theory in Buddhism, the advaita theory in Vedānta, pariṇāma-vāda in Sāṃkhya, all these are the important theories proposed after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relevant thoughts in the vedic Upaniṣad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haping the main features of ancient Indian culture.

On Heidegger’s “Nothingness” of Being and Buddhism’s Emptines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Zhang Zhiwei

Li Gexin

Heidegger’s philosophy and Buddhism have some similarities. Heidegger’s philosophy interprets Being as the duality of appearance and hiding. Being makes beings appear while it doesn’t show itself. Being can only be manifested in such indirect ways as comprehension, time, language, history, etc. The emptiness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is the core theory of Buddhism. The dependent origination is appearing; the emptiness does not appear.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pendent origination of Hinayana Buddhism, Mahayana Madhyamika and the Tathagata Tibetan.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Heidegger’s philosophy and Buddhism is not only in terms, but they are different in their essence and purpose. Buddhism pursues the perfection and happiness of life. Heidegger’s philosophy studies politic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roblems, which aims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modernity and seeks a new way for Europe.